龍川文集

附辨僞考異 六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龍川文集

附辨僞考異

(六)

陳亮撰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九

墓銘誌

先妣黃氏夫人墓誌銘

乾道九年十有二月二日。永康陳亮與其弟充始克合葬其母夫人於龍窟臥龍山之[illegible]家。[illegible]。於是亮泣血磨石而書曰。

還山而葬。祔於其姑。是爲十有四歲而生子。生之二十三年而沒。沒九年乃葬。其子曰亮、充。而其出則黃氏武經郎諱大圭之女乎。不能從死。乃從以居。旦暮率妻孥以洒埽。絲竹終身不至其廬。天地無窮。不孝安贖。死則葬我墓之隅。後千百年。猶不廢其爲陳氏之墓。則必遇君子長者之人夫。

孫夫人周氏墓誌銘

始孫貫從余游。余不知其母。沒若干年。而其葬之與未也。於是時余蓋七年弗克葬其母矣。蚤夜腐心疾首。不忍聞天下之有是事。惟恐其我告。而敢以問人乎。後二年。始克舉事。因顧謂其友。卽墳溝壑無憾矣。獨貫慘然於衆人之中。若不能自容者。蓋其母喪猶在殯也。貫家故貧。遇歲大旱。貫滋以恨恨。明年淳熙乙未。謀掇其衣食之資。及秋而葬。且將乞銘於余。以告哀於百世之君子。立秋之一日。貫得疾不起。其父哭之至於慟絕。少定則祝曰。吾不以汝死而不終汝志也。竟以九月丙午葬其母於距家一里馬雙塘之

側先事遣其仲子恪泣且拜曰子其重哀我亡兒余固哀之者乃爲其銘曰

來徙永康周其姓資則有女序來聘宜家宜子又賓敬四十有二壽則竟七年乃葬貧斯病子知其罪制於命父不忍欺情之正我非其人銘豈稱

商夫人陳氏墓誌銘

義烏商盤奉其父命將以淳熙二年十二月二十日丁酉葬其母夫人於去家五里橫塘之原先事踵門升堂而再拜曰天不降不孝之罪於盤之身而奪其母淚徹九原而不能以有及至於免喪又不克卽死惟是得葬日月遷延至此生死愧恨敢丐一言以詔其墓於永久以寬其萬分之罪余爲之惻然答拜曰此孝子慈孫之請昔之君子所不愛其力者也然余嘗嘆士之把筆爲文章以自名於時者何嘗不爲不朽之慮人亦往往樂得其言以自託至或身未及歿而已無傳其尤長者繇是而數十百年而零落盡矣始望之不酬所謂文者果足願乎況余志念衰索圖所以及身之計懼不自保雖欲應子之求其何以應子之求今子之邑已多賢士大夫且吾亦誠懼夫不韙之罪盤無以答而強請不已又使吾之親友故舊交逼而致其辭余不得自通其意獨念其嗜好之不類或者文之不足託而後世當有悲其志者失人姓陳氏曾祖裕祖鏜父宗卨年十七嫁同邑商君錡子男頌次則盤浩先卒巖賢女六人其壻樓知默陳謙亨喻憲餘未行孫男一女一皆幼以乾道九年十月十七日歿於是永康陳亮銘其墓曰

夫不以窮自慙而爲是邦之彥子不以愛自黜而爲處子之秀得年四十有八是爲夫人之壽

章婦胡氏墓誌銘

故太常寺主簿縉雲胡權經仲能以其學行奔走數州之士士往往以不得從其游爲恥然亦爭好傳道其所爲初章德文侍郎有從子年十許歲失父精神已自能淩逼人人固奇之而亦以此不保其他日也經仲獨託以女稍長名浩而字曰養直及胡氏女既歸其姑殊愛之養直亦更折節自愛婦又事事可人意以經仲故相傳閭里養直晚於家事乃有不自得於中者時時以杯酒自放婦蓋憂之亦不敢傷其意也然獨奉事其姑彌謹一日相其姑色微有不悅意時蓋已屬疾矣爲之數日不食曰十四五年婦姑團圞之意乃更以指尖事破壞耶我不足爲婦明矣且死常若不釋然者死時年三十六余與養直早相善入弔其二兒長短相去案上下間耳慟哭對客悲哀伏地如成人旁有女奴抱一嬰兒以立意慘慘泣下余爲墮淚而出有以知其母之可書者衆也養直於其死若干日葬之某所之原實淳熙三年九月某日間泣爲余言甚矣吾哀之不可紓也吾婦今亡矣余使歸具石而次所聞焉銘曰

生而事姑死猶不滿此心昭然其存彌遠

胡夫人呂氏墓碣銘

往余聞呂氏母勞苦有功於家晚以其女孫妻吾從叔次愈蓋猶及識之於是時年七八十歲言語質實無飾撫問其旁兒女子諄諄有恩意因嘆承平遺民雖婦人猶能如此其女孫之嫁胡氏者有子從余游聞其始嫁時蓋甚少舅姑辛勤起家冀得婦以相吾事且又未有他婦已自能勞苦以取其舅姑歡心諸

叔之幼小者撫視加愛惻焉。其後各各有婦。常先後彌縫之。故上下無大闕失。要之雖女訓久廢不用。彼其在父母家。習見其尊上人所爲。宜不誤人家事也。呂氏世居婺之永康。曾祖孟、祖該、父章。年十九嫁同邑胡汝弼。從余游之子名括。余愛其可與共學者也。下有二子。尚幼。一女適東陽陳師古。嫁之二十九年。以淳熙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卒。明年十有二月甲申。葬於去家二里先塋之側。先事括拜且泣曰。括無以自致於其母者。且傷吾母之德由是而澌盡矣。雖其邱壠他日未可知也。余無力以重之。爲書其石曰。吾敍次夫人。以存其大母之遺風。吾因其大母。以著太平之遺民。銘乎遠矣。庶及其墳。

章夫人田氏墓誌銘

始余於送往事居之禮。缺然未知所圖。託於講授以自衣食。而章氏之子椿實左右之。明年。其弟與允相繼至。自是歲時往來如舊。故每見其父巨川。終日對客。足未嘗越戶限。而飲食以時。品具精潔。戶內如無人聲。余固心知其得助矣。久而習知其家事。則又有異焉。巨川少時。頗自豪。視錢如糞土。已更折節以事生產。夫人不使戶內有一毫滲漏。以發越其志。而昌其家。及夫人之父春秋日以高。相其甘旨。使無闕而已。不欲其兄弟爲資人以生也。巨川課諸子以學。曰。及吾尚健。家事不以累汝。至於房闥細碎。夫人亦必爲之區處。曰。無以分其心也。聞其有稱焉。夫婦相對歡笑。否則失聲懊恨。有子何業。至女之已有歸者。問其能事人與否。而不及其他也。嗚呼。三綱五常。聖人致意於其間者詳矣。學之不講。自男子處之不能以得其道。況女訓之廢於今千載。如夫人之資性適有合者。余甚異焉。夫人姓田氏。世居處之縉雲。曾祖玉、

祖褒父大亨年二十歸永康章濟巨川後三十有三年當淳熙乙未以十一月一十三日卒又三年正月十四日乃克葬子男三人從予游者也女三人長適沈驥次許嫁胡梓次未笄孫男女合六人皆幼三子者奉其父命與吾友徐元德居厚之書以來曰願有述乃系之以銘

黃墩之原四山壁立幽固靜深夫人之室

徐婦趙氏墓誌銘

余往貧不能自食鄉人徐介卿欲以子碩屬余而使食焉余謝不敢其後計窮竟出此而介卿之死久矣自其故所往來皆莫余助其勢獨難於介卿在時以是尤念介卿已而聞碩聯姻皇之近族冀得官以立門戶余切嗟是非介卿之意也然碩方務學不輟晚又見其文日以進今年春三月十有四日其婦既歸殊不類貴家兒女上下相顧欣然其姑大恨得婦之晚余時爲客亦以爲事往往出意料之外介卿於是可以瞑目矣甫二月而其婦病及余客臨安得碩書告以婦死惟恨不孝不克事姑也碩哭之過悲將以九月之十日葬婦未及有子異時孰知其婦之爲可哀也曾祖某嘉國公祖某集慶軍節度使父某今爲武翼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於是陳亮同甫與之銘而葉適正則爲之書其石銘曰

徐氏再世之墓其名曰季園旁有小塚是爲濮王六世之孫而碩之室爲女二十有七歲爲婦一百有三十日生死宜之是爲永畢

喻夫人王氏改葬墓誌銘

往時義烏何茂恭以文稱鄉人之欲銘其墓者必屬筆於茂恭余猶記乾道初余就姻茂恭家見茂恭銘其從母王夫人之墓其文工甚茂恭口誦一二過余能隨記其文復爲客道之茂恭撫掌歡笑世有強記如此者今十四五年矣當淳熙庚子夫人之夫喻君夏卿將以十月二十日改葬夫人於智者鄉雷公山之下以茂恭舊所爲銘文示余求改葬誌茂恭死八九年其文愈可貴重余讀其所爲銘文爲墜淚久之余安能誌人之墓況又能於茂恭文外更着筆耶第以夏卿一子三孫從余學無辭以郤夏卿之請夏卿四子次子大方早夭其孤遐老又夭婦陳氏守義不去以檜老爲嗣夏卿與夫人又以長子義方之子槐老重慰安之下至房幃碎事夫人不使陳氏有所憾義方早喪婦一女又孤夫人亦命陳氏母之惟留子柟老一人故義方安於再娶知方有瘖疾夫人憐之亦令得所配夫人在時有子檮老今又有林老者夫人最愛幼子汝方勉使爲學而已卒不以一事損其均平之德猶以不及見其有子爲恨今有子四人曰櫟老、榆老、樠老、槤老而汝方亦能以學問自見於鄉閭柟老今名宏有俊稱檜老名憲能經紀家事而不廢學槐老名演郡以其名上禮部而夫人皆不能待兩女嫁商克忠趙悌豐約一取命於夏卿夫人止計其女功所當爲者彼其一家之所以和平而無閒言雖夏卿處之有道而夫人之爲慮亦甚密其大略之可言者如此而余不及知其詳也茂恭之所已載者今皆不著茂恭名恪夏卿名上從師下則余先祖私諱而余永康陳亮也銘曰

一夫一婦本無可言有子及孫如十指然生既無一毫之憾死以著夫人之賢

龍川文集卷之三十

墓誌銘

汪夫人曹氏墓誌銘

紹興癸亥歲從事郎金華汪公浹自江州德化縣主簿罷歸久之以是歲卒其後葬邑之慶雲鄉所謂東彌塢者又三十有五年當淳熙丁酉三月辛亥其配曹氏卒子泌等將以己亥二月丙申舉而合葬焉先事泌以母夫人行實一通哭授其子俊臣奔走以告永康陳亮曰泌願有謁於子也泌之母葬有日矣惟是不得離其柩跣行以謁也昔者先伯氏有子實婚於陳氏於泌之母爲諸婦闔內之事不能以欺子矣吾子幸而賜之銘以宣昭先懿使後此千百載不知其爲汪氏之時猶賴以存其墓豈惟以掩蔽其孤之不肖而異時姓字又獲比數故願吾子之哀泌也亮頓首對客以不能辭又念君之力足以取一時有名位者之辭以自厭滿假如足以及君所言猶且不敢況又非所及乎俊臣奉其父命縷縷不止亮復以爲意方熱時忽忽不自覺爾久後固將大悔第歸熟計之亮退而讀其狀見其所載主簿公與其兄將仕義居三十年閨門肅睦如其爲父子之居者將仕凡三娶先後之姓不能以皆同而夫人處之如一姒也主簿歿時夫人年方四十四男二女皆幼夫人輯理門戶咸有節法過者不知其寡居也蚤夜自躬其勞以進其男子於學女子非女功不輒習故泌與其弟天錫澄溥皆令入粟補官以試其藝業於計臺女之長

者以歸奉議郎通判寧國軍府事王統。次嫁時詮。詮固大家子。不幸天錫、澄、溥皆相繼先夫人而亡。夫人又爲之存撫其孤兒。使各各有立。視其父之存者。今其孫九人。曰正臣、表臣、俊臣、廷臣、堯臣、良臣、鼎臣、周臣、舜臣者。皆能不廢書册以自見。女孫十六人。其三人已嫁。楊濟、王杞、曹蒙其壻也。杞爲承務郎。使主簿而在。所以處其子若孫者。宜不過如此。然夫人不自以爲功。每曰。是其先君之遺澤也。晚歲一切委事於二三婦。又如不諳其有家者。其他閨闈細碎可紀尙多。與亮所聞皆合。然後知亮之果不足以任此銘也。既而泌以書來曰。泌寧獨不悔而已。苟不得不止也。乃敍次而使刻焉。曹氏在金華爲良大家。曾大父隨、大父介、父韶。夫人享年若干歲。銘曰。

在昔夫存。視其弟昆。其居既寡。視子若孫。既老而休。則視諸婦。死則已矣。視此韻語。

周夫人黃氏墓誌銘

亮外大父閬門宣贊舍人黃公大圭。自其父訓武公琦當妖賊熾甚時。以死捍鄉里。而舍人公亦能擒虜別將以自見。故黃氏在永康爲聞家。舍人六男皆早世。長女嫁同邑陳氏。是爲我先夫人。次女年十有四。則嫁同邑周晥。三男曰擴、曰揚、曰抗。兩女一以歸亮之弟充。一歸縉雲潛萬中。又三十有三年。以淳熙己亥六月二十有四日卒。其年十有二月二十三日。葬于去家十里長闌山之原。其地蓋屬縉雲。其女兄之子實銘其壙。銘曰。

痛父家之將遂淪墜。念夫家之永有顯者。覆厚土於其藏。爾後人其勿捨。

劉夫人陳氏墓誌銘

夫人陳姓。世居婺之金華。曾大父良直、大父忠、父文德。年十九嫁同邑劉君大禮。生男三人。淮、淵、演。女三人。長適楊頲。次在室。嫁之三十二年。當淳熙壬寅七月二十五日卒。其年十有二月一日丁酉。葬邑之慶雲鄉杉塘原。先葬淵以劉君之命問銘於永康陳亮。數年以來。亮以與世不合。甘自放棄於田夫樵子之間。誓將老死而不悔。一日。金華二三子相尋蕭寺中。問其舊學爲何事。使人惘然如有所失。墜思欲温舊起廢。而忘其志念之既落。其一人則淵也。今年春。淵之母夫人疾既篤矣。然猶往來不輟。朝記夕省。若學之不可以頃刻已者。問其故。則曰吾母之志也。未幾而遂死矣。余悲之。推此道也。則所以事其舅姑以及其夫者。宜其皆可觀。而其詳不得而具也。銘曰。

不自憫病。而淑其子。曰母之愛。則有餘美。是其藏也。可以詔千萬年者未耶。言之不文。理則近是。在爾後之人。尚其克嗣。

何夫人杜氏墓誌銘

始余聞東陽何君堅才善爲家。積資至巨萬。鄉之長者。皆自以爲才智莫能及。然堅才方端居深念。平生爲學之志。於是不酬矣。遣其子逮從一世士君子游。又招至邵康似之使造。適遇述從之學。似之有聲學校中。及爲甲辰禮部榜首。世多知其人。似之亦善稱其四子。謂足以如堅才志。而堅才死。逮實主家事。師其四弟。以奉母夫人杜氏惟謹。而門戶綱紀。一切聽之逮。如堅才在時。人往往言逮才有父風。或曰。是四

弟爲學之驗也。余獨心知杜夫人之有異於人。夫母主於愛。愛之過則長幼必失其序。而家事莫適所主矣。今父死而五子以次聽命。余雖不及知夫人處家之詳。而其大略固足爲寡居者之法也。夫人姓杜氏。世爲東陽儒家。曾大父義、大父伯忻、父杉。夫人年十九歸何君松堅才也。以淳熙丙午閏月二十五日卒。享年五十有四。子男五人。女四人。長適同邑郭江。江兄弟爲東方學者。次適從政郎淮西江東總領軍馬錢糧所准備差遣鞏嶸。尋卒。餘未行。孫男三人。存、攄、恬。諸孤將以丁未十月二十九日合葬夫人於松山鄉寶山原。堅才之墓。先事逮跣行以見永康陳亮而哭曰。葬日迫矣。閨門之懿。將隨葬而泯滅也。吾母早奉其姑勤甚。晚歲復迎外王母以歸養。示諸子以孝也。吾父死而我兄弟居喪。不使一日廢學。示諸子以無忘先志也。衣食足矣。而機杼之事。雖老不置。示諸子以不忘本也。使令具矣。而鞭扑雖有不用。示諸子以尚寬也。至於平生妯娌之無閒言。鄉閭親戚之有恩意。人人類能言之。吾子盍爲逮圖其所以永久者。亮語之曰。子之言皆是也。而我又有以知君之母。惜乎吾文之不逮也。於是與之銘曰。

家政歸一。如父在時。非子之能。惟母之思。死則同穴。厚以培之。後千百年。銘其庶幾。

劉夫人何氏墓誌銘

紹興之年。余客臨安。凡三歲。父母願其有室而命之歸也。義烏何茂恭欲妻以其兄之子。於是義烏之富言何氏。茂恭兄弟俱能文。而茂恭聲問尤偉。余貧甚。懼不得當也。諸凡茂恭姻黨。皆以爲不然。獨武義劉君叔向力贊其說。且語吾父趣納幣。又明年乾道改元。余往就姻焉。姻黨咸在。而叔向之妻、茂恭之女弟

也於是茂恭之母年七十餘。兩子一女。相與爲命。門戶方張。和氣充滿。入其門者。油然生敬。愛諸孫女如女。然而尤念吾妻爲類己。以故劉氏姑視之特好。而叔向於余亦加厚。茂恭罷官吉之永新。諸公爭知其才。旁觀者亦以橫飛直上爲不難也。而壬辰之春一日無疾而死。又三四年。母亦下世。叔向與其妻會葬而叔向死焉。茂恭之妻未幾亦死。吾妻之父以淳熙癸卯七月之晦其死。如茂恭。獨劉氏姑與吾外姑尚無恙。丙午之春。俱集於外氏。劉氏姑語余曰。我生於七月二十八日。歲頗遣禮。而不一顧我。如不遣也。余笑曰。是固其初心。今當償之耳。及期而往。出門迎笑。大會親族。勸酬達旦。而意殊無已也。是夜。將繼之以樂。杯未行而舉手扶頭曰。病。余往視之。則死矣。嗟夫。盛衰相尋。本不足計。而生死之際。其誰爲之。乃使其兄弟之死如一人。余亦不自知其哭之慟也。二十餘年之間。爲月凡幾。爲日凡幾。何氏、劉氏其變如此之亟。而余窮蓋如初。變通之道。獨至於余而遂息耶。是又可歎已矣。夫人姓何氏。曾大父京。大父先。父榘。年十七歸劉氏。死時五十三矣。子男三人。三復、監衢州北較務。三友、三進。女三人。嫁黃華、黃述古。皆佳子弟。而述古嘗以國子上禮部。幼未行。孫男三人。女三人。尚幼。夫人志意疎豁。語言明朗。遇親族上下。不問貧富貴賤。皆有恩紀。大略似其父。而不類婦人女子。然樂人之飲而不自飲。終日言笑而無可擇之言。閨門懿行。雖處子不能過。豈其得陰之正德。而無其幽吝之氣耶。此亦婦人之傑也。始叔向之葬。在家傍五里。金塘之東原。諸孤將以丁未十一月二十三日合葬。而謂亮何以使吾母雖死而不亡乎。亮固力不足者。將藉友朋以自助。銘曰。

志念黯然實之以死葬從其夫畀爾孫子。

姚漢英母夫人沈氏墓誌銘

余世居永康之村落間。雅不喜遊城市。遇友朋在焉則過之。一日過同舍生姚怡順道於闤闠中。其門桑柘環合。一徑幽長。如幽人逸士之居。升堂而拜其父。則風貌淳古。語言質實。使人失其所以欲富欲貴者。竹牀瓦器。品具精潔。閨門濟濟。又若不待禮法而自合者。余雖不及請拜其母。而心知其閫內之懿矣。久之而怡之母夫人死。死後乃知其爲故吏部尚書陳良祐之外兄弟。蓋其夫妻安貧。不以親戚之貴達而有賴焉。雖其友之子不得而知。夫人從子徐君之茂。登科從仕。日月有聞。而怡之友林君大中、徐君木亦浸浸有列於朝。獨怡蹭蹬太學。夫人亦不以是而愧其子。徒欲其學業之久且不怠也。夫人姓沈氏。曾祖某、祖某、父某。婺之金華人。年若干歸永康姚君某。子男一人。怡也。女若干。孫男若干。女若干。適某。夫人以怡入太學。遇高宗皇帝慶壽覃恩。得封孺人。嫁之若干年。卒於某月某日。越一年。當淳熙戊申冬十一月十有八日。葬於邑之承訓鄉馬義弄之原。而以銘屬其友陳亮。辭不獲。則敍其略如此。銘曰。

不使其夫有賴於人。不使其子有羨於人。此其德之深且厚者。故所以宜其後人。銘以昭德。獨可非其人乎。

凌夫人何氏墓誌銘

浦江凌堅從余學。往十年時。余嘗弔其大父之喪。其伯父杞實任家事。而堅左右之。升堂而拜其母。則肅

然端重如五六十許人。令人生敬者。徐而問之。乃知堅失父時。母方二十而娠。及生堅。則毅然誓不再適。父母欲奪其志而不可。亦未知堅之必成立也。家政出於舅姑。而輔其內事惟謹。房戶細碎。無不整辦。舅姑日以老。則一切聽之。其夫之兄。纖毫以上。未之或與也。惟課堅以學。晝夜不使少怠。曰。汝無死。乃父足矣。及堅能與薦書。則曰。是可少塞門戶之責也。堅不懈愈虔。卒能以姓名自見於諸君子之間。始爲之開眉曰。吾之不死以待汝者。欲持以見汝父於地下也。汝其愈自力。使問學更有聞焉。則我死矣。自餘惟伯父之命。是恭也。及余奔走於禍患而莫之解。則聞堅之伯父死。余欲哭之而不能。未幾而堅母亦死。實紹熙改元十月之一日。得年五十有一。而求余銘其墓。堅於余休戚每若相關者。余心許之。而困於囚繫。小定。則堅來曰。堅以其年十二月丁酉葬堅母於縣西三里德政鄉華表原先人之側。墓內之誌已矣。何以相其墓上乎。堅母何氏。名道融。字處和。紹興諸暨人也。曾祖辨。祖滿。父新。年十九歸凌君楠子男一人。堅也。孫男二人。鼎。泰。孫女嬌。堅數爲余言。堅母好讀書。知義理。於先祖妣治生之際。能迎其意而奉承之。於先父既死之後。能廢琴不撫。以撫其孤。敬上恤下。內外親屬皆有恩意。而寡居不自謂能也。余爲誌其大者。則表裏本末皆隨以見。於是永康陳亮爲揭銘墓上。而晉安吳竽允成實書之。銘曰。

夫曷爲而死乎。子曷爲而成乎。成其子不死其夫。曷爲而不得銘乎。銘非其人乎。銘當其義乎。因吾言以得其所不言。亦有以盡孝子之志乎。

呂夫人夏氏墓誌銘

夫人夏氏。世居婺之永康。曾大父恭、大父開、父琛。年二十有七嫁同邑呂君師愈。呂君先娶夏氏。生一男一女而歿。蓋夫人同族女兄也。夫人初歸呂氏。家道未爲甚裕。呂君不遺餘力。經理其家。至有田近數千畝。遂甲於永康。夫人節嗇於內。課女工甚悉。以輔成呂君之志。又贊呂君教其前母之子約。必使自見於士林。取其女若夫置屋傍。使能自昌其家。蓋繼爲人母者之所難也。及夫人所生之子浩以賑濟得官。夫人不爲動。及用是而獲貢於漕臺。乃始爲之喜曰。汝父本非私汝。直爲今日爾。更能自力以明父之志。迺吾心也。約爲怨家所告。幾陷不測。語連呂君。浩詣闕告哀。請以所得官贖父兄之罪。朝廷義而許之。里閭族黨。咸以浩年少不知事體。爲人所戲弄。自喪失一官。浩亦慙見其母。母語之曰。汝今日不怠。自力於學。已能明父之心矣。尚將何求。其後既許約居外以事生產。亦許浩自讀書於外。獨與少子源俱。曰。汝歷事未多。讀書未廣。自力家事。以代父之勞。所得亦既多矣。婦人女子之不溺於愛。區處其子。切於事情而無違夫之志。若夫人者能幾。而享年止於六十有四。以紹熙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卒。五年二月二十七日葬于趙侯祠南山之原。孫男五人。季魯、季殊、季時、季懷、季恂。女三人。尚幼。前事約、浩、源扣予門而哭。盡亦哀吾母而賜之銘。且吾父之志也。余方叨被誤恩。褒嘉之語。非所宜蒙。訓誡之辭。不遑寧處。思所以休息暮年。而報稱天地之造者。懼未之逮。而敢言文乎。獨欲使一世知予無所怨惡。而鄉閭幽闃之微。往往具知之。故勉從約、浩之請而系之銘。銘曰。

婦貴於拙。拙不害成。母主於愛。愛惟其平。彤管所書。幽闃曷稱。因所自見。庶幾平生。在爾後之。克紹豈予

言而後明。一石易朽。遺志可憑。深藏厚覆。莫之變更。

黃夫人樓氏墓誌銘

義烏黃耕子野以壬辰歲入太學。與其同舍一時豪俊。角銖積寸累之功。以登舍選。於余爲同年進士。其入太學之四年。始娶同邑樓君若虛之女爲婦。年纔二十有二。而子野孀親在堂。不以違離自戚。亟欲爲其親一日之榮。時節不敢離學。故樓夫人見子野之日常少。子野亦覬得一官。以終配儷之樂。有男一人。名初孫。而樓夫人以己酉十二月十五日死矣。紹熙四年夏。子野與余同試殿廷下登甲第。每爲余誦言其不滿至十二月二十八日辛酉。葬樓夫人于邑之龍祈鄉菱塘先塋之側。求余書壙石以誌其哀。余龍川陳亮也。銘曰。

三綱所在。人之至情。事或奪之。本心自明。是皦皦者。寧閒死生。子野具石。余爲其銘。

補遺

王應麟困學紀聞二則

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之論又曰天下大勢之所趨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此龍川科舉之文列於古之作者而無愧何義門云今龍川集無此文惟上孝宗第三書有天下大勢之所趨非人力之所能移也二句下云臣之所以爲大臣論者如此同甫方以有爲望孝宗不應作此語此必爲俗本所節刪也當以厚齋所引補而正之明刻朱子大全集目錄中尚有三先生論事錄序其文已不存矣

三先生論事錄序陳同甫作也編於朱文公集誤（從百子金丹錄出）

法深無善治（從百子金丹錄出）

風林無寧翼（鳥不得寧也）急湍無縱鱗（魚不得安也）操權急者無重臣（臣不得其死）持法深者無善治（民不得其生）奸宄之熾皆由夫禁網之嚴罅漏之多亦由夫防閑之密故聖人不忍盡其術不忍斲其樸

畏羞于君子（從百子金丹錄出）

見辱於市人越夕而可忘其辱（言小人之辱不足恥也）見羞於君子累世而不泯其羞（言君子之恥不可忘也）此丈夫所當履其道免筆誅口伐於轅門圭竇之閒實其行免心喪膽落於目瞻耳聆之餘

梅花（從金華詩錄採入見全芳備祖）

疏枝橫玉瘦小萼點珠光一朵忽先變百花皆後香欲傳春信息不怕雪埋藏玉鑾休三弄東君正主張

水龍吟（從祠綜宋詞錄出）

鬧花深處層樓．畫簾半捲．東風軟．春歸翠陌．平莎茸嫩．垂楊金淺．遲日催花．淡雲閑雨．輕寒輕暖．恨芳菲世界．游人未賞．都付與．鶯和燕．寂寞憑高念遠．向南樓一聲歸鴈．金釵鬬草．青絲勒馬．風流雲散．羅綬分香．翠綃封淚．幾多幽怨．正銷魂．又是疎烟淡月．子規聲斷．

洞仙歌（秋雨追次李元膺韻從詞綜宋詞錄出）

瑣窗秋暮．夢高唐人困．獨立西風萬千恨．又簷花落處．滴碎空堦．芙蓉怨．無限秋容老盡．　枯荷催欲折．多少離聲．鎖斷天涯訴幽悶．似蓬山去後．方士來時．揮粉淚點點梨花香潤．斷送得人間夜霖鈴．更落葉梧桐．孤燈成暈．

虞美人（從詞綜宋詞錄出）

東風蕩颺輕雲縷．時送瀟瀟雨．水邊臺榭燕新歸．一點香泥溼帶落花飛．　海棠糝徑鋪香繡．依舊成春瘦．黃昏庭院柳啼鴉．記得那人和月折梨花．

附錄朱文公經濟文衡

論堯舜禹相傳之旨答陳同甫 此段專謂聖人教人必欲盡去人欲而全天理

來書心無常泯法無常廢一段乃一書之關鍵鄙意所同未有多於此段者也而其所異亦未有甚於此段者也蓋有是人則有是心有是心則有是法固無常泯常廢之理但謂之無常泯卽是有時而泯矣謂之無常廢卽是有時而廢矣蓋天理人欲之並行其或斷或續固宜如此至若論其本然之妙則惟其天理而無人欲是以聖人之教人必欲其盡去人欲而復全天理也若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也法則欲其常不廢而不恃其不常廢也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梏於形體之私則固不能無人心矣然而必有得乎天地之正則又不能無道心矣日用之間二者並行迭爲勝負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亂安危莫不係焉是以欲其擇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雜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於人欲則凡其所行無一事之不得其中而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夫豈任人心之自危而以有時而泯者爲當然任道心之自微而幸其須臾之不常泯也哉夫堯舜禹之所以相傳者旣如此矣至於湯武則聞而知之而又反之以至於此者也夫子之所以傳之顏淵曾參者此也曾子之所以傳之子思孟軻者亦此也故其言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

其所不聞。又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此其相傳之妙。儒者相與謹守而共學焉。以爲天下雖大。而所以治之者。不外乎此。然自孟子既沒。而世不復知有此學。一時英雄豪傑之士。或以資質之美。計慮之精。一言一行偶合於道者。蓋亦有之。而其所以爲之田地根本者。則固未免乎利欲之私也。

論漢祖唐宗只是暗合於道答陳同甫　此段謂漢唐之君全體卻只在利欲上。

夫人只是這箇人。道只是這箇道。豈有三代漢唐之別。但以儒者之學不傳。而堯舜禹湯文武以來轉相授受之心。不明於天下。故漢唐之君。雖或不能無暗合之時。而其全體卻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堯舜三代自堯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爲一也。今若必欲撤去限隔。無古無今。則莫若深考堯舜相傳之心法。湯武反之之功夫。以爲準則。而求諸身。卻就漢祖唐宗心術微處痛加繩削。取其偶合而察其所自來。黜其悖戾而究其所從起。庶幾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有以得之於我。不當坐談既往之跡。追飾已然之非。便指其偶同者以爲全體。而謂其眞不異於古之聖賢也。且如約法三章。固善矣。而卒不能除三族之令。一時功臣無不夷滅。除亂之志固善矣。而不免竊取宮人。私侍其父。其他亂倫逆理之事。往往皆身犯之。蓋舉其始終而言。其合於義理者常少。而其不合者常多。合於義理者常小。而不合者常大。但後之觀者。於此根本功夫自有欠闕。故不知其非。而以爲無害於理。抑或以爲雖害於理。而不害其獲禽之多也。

再論古今漢、唐之異答陳同甫（此段謂後世只是隨其分數多少以有所立）

古之聖賢從根本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能執其中徹頭徹尾無不盡善後來所謂英雄則未嘗有此功夫但在利欲場中頭出頭沒其質美者乃能有所暗合而隨其分數之多少以有所立然其或中或否不能盡善則一而已來諭所謂三代做得盡漢、唐做不得盡者正謂此也然但論其盡與不盡而不論其所以盡與不盡卻將聖人事業去就利欲場中比並較量見得彷彿相似便爲聖人樣子不過如此則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者其在此矣且如管仲之功伊、呂以下誰能及之但其心乃利欲之心迹乃利欲之迹是以聖人雖稱其功而孟子、董子皆秉法義以裁之不少假借蓋聖人之目固大心固平然於本根親切之地天理人欲之分則有毫釐必計絲髮不差者此在後之賢所以密傳謹守以待後來惟恐其一旦舍我道義之正以徇彼利欲之私也今不講此而遽欲大其目平其心以斷千古之是非宜其指鐵爲金認賊爲子而不自知其非也若夫點鐵成金之譬施之有教無類遷善改過之事則可至於古人已往之迹則其爲金爲鐵固有定形而非後人口舌議論所能改易久矣今乃欲追點功利之鐵以成道義之金不惟費卻閒心力無補於既往正恐礙卻正知見有害於方來也若謂漢、唐以下便是眞金則固無待於點化而其實又有大不然者蓋聖人者金中之金也學聖人而不至者金中猶有鐵也漢祖、唐宗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鐵中之金也曹操、劉裕之徒則鐵而已矣夫金中之金乃天命之固然非由外鑠淘擇不盡猶有可憾今乃無故必欲棄舍自家光明寶藏而奔走道路向鐵爐邊查礦中撥取零金不亦惑乎

論理欲係義利邪正之閒答陳同甫此段謂但反之吾心則理欲自見

嘗謂天理人欲二字不必求之於古今王霸之迹但反之於吾心義利邪正之閒察之愈密則其見之愈明持之愈嚴則其發之愈勇孟子所謂浩然之氣者蓋斂然於規矩準繩不敢走作之中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者雖賁育莫能奪也是豈才能血氣之所爲哉老兄視漢高帝唐太宗之所爲而察其心果出於義耶出於利耶出於邪耶正耶若高帝則私意分數猶未甚熾然已不可謂之無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義以行其私而當時與之爭者才能知術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義之可恃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國家傳世久遠便謂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敗論是非但取其獲禽之多而不羞其詭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下之間也若論道之常存卻又初非人所能預只是此箇自是亙古亙今常在不滅之物雖千五百年被人作壞終殄滅他不得耳漢唐所謂賢君何嘗有一分氣力扶助得他耶

論聖門成人之說答陳同甫此段謂子路之問夫子亦就其所及告之

至於儒者成人之論專以儒者之學爲出於子夏此恐未可懸斷而子路之問成人夫子亦就其所及而告之故曰亦可以爲成人則非成人之至矣爲子路爲子夏此固在學者各取其性之所近然臧武仲卞莊子冉求中間插一箇孟公綽齊手並腳又要文之以禮樂亦不是管仲蕭何以下規模也

答陳同甫

熹懇辭召命。不蒙開允。反得除用。超異非常。內省無堪。何以勝此。已上免奏。今二十餘日矣。尙未聞可報。踧踖不自勝。來書警誨。殊荷愛念。然使熹不自料度。冒昧直前。亦只是誦說章句。以應文備數而已。如何便擔當許大事。況只此倖冒。亦未敢承當。老兄之言。無乃太早計乎。然世間事。思之非不爛熟。只恐做時不似說時。人心不似我心。孔子豈不是至公血誠。孟子豈不是麤拳大踢。到底無著手處。況今無此伎倆。自家勾當一箇身心。尙且奈何不下。所以從前不敢容易出來。蓋其自知甚審。而世間一種不相識有公論底人。亦莫不知之。只是吾黨中有相知日久。相愛過深者。好而不知其惡。誤相假借。以爲粗識廉恥。而又年紀老大。節次推排。遂有無實之名。以至上誤君父之聽。有此叨竊。每中夜以思。悚懼慚怍。無以少答上下之望。未嘗不發汗沾衣也。不意以老兄之材氣識略。迥絕流輩。而亦下同流俗。信此虛聲。將欲彊僬僥以千鈞之重。而不憂其覆跌狼狽。以誤知人之明也。辭免入行已久。旦夕必有回報。似聞後來廟論。又有新番。從官已有以言獲罪而去者。未知事竟如何。封事雖無高論。然恐無降出之理。萬一果如所傳。則孤蹤尤自不復可出。自今以往。牢關固拒。尙恐不免於禍。況敢望入帝王之門乎。彼去都城不遠。想已見得近日爻象矣。萬一再辭不得。卽不免束裝裹糧。爲生行死歸之計。承許見訪於蘭溪。甚幸。但恐無說話處。向來子約到彼相守三日。竟亦不能一吐所懷。或先得手筆數行。略論大意。使未相見間。預得紬繹。而面請其曲折。庶幾猶勝忽忽說話不盡。只成閑追逐也。

答陳同甫

數日山間從游甚樂。分袂不勝惘然。君舉已到未。熹來日上饒溪。然不能久留。只一二日便歸。蓋城中諸寄居。力來言不可行。深咎前日衢婺之行也。如此則山間之行。不容復踐。老兄與君舉能一來此間相聚爲幸。官舍無人。得以從容。殊勝在道間關置車中。不得終日相語也。君舉兄不敢遽奉問。幸爲深致此意。千萬千萬。戰國策、論衡一書。幷自注田說二小帙。幷往觀之如何也。所定文中子。千萬攜來。陳叔達說有韓公所定禮儀。尚未及往借也。別後鬱鬱。思奉偉論。夢想以之。臨風引領。尤不自勝。

君舉竟未有來期。老兄想亦畏暑。未必遽能枉顧。勢須秋涼。乃可爲期。但賤迹孤危。力小任重。政恐旦夕便以罪去耳。旱勢已成。三日前猶蒸鬱。然竟作雨不成。此兩日晨夜淒涼。亭午慘烈。無復更有雨意。雖祈禱不敢不盡誠。然視州縣間政事。無一可以召和而弭災者。未知將復作何究竟也。本欲俟旬日間力懇求去。緣待罪文字未報。未敢遽發。今遂遭此旱虐。如何更敢求自便。但恐自以罪罷則幸甚。不然。則未知所以爲計也。不審高明將何以見教也。新論奇偉不常。眞所創見。驚魂未定。未敢遽下語。俟再得餘篇。乃敢請益耳。婺人得錢守。比之他郡。事體殊不同。他人直是無一點愛人底心。無醫治處也。趙倅之去甚可惜。鄙意亦欲具曾救荒官吏殿最以聞。以方俟罪。嫌於論功。遂不敢上。不知錢守曾再奏否。若其遂行。實可惜也。書義破題。眞張山人所謂著相題詩者。句意俱到。不勝歎服。他文有可錄示者。幸併五篇見教。洗此昏憒也。向說方巖之下。伯恭所樂游處。其名爲何。其地屬誰氏。幸批示。近刊伯恭所定古易。頗可觀。尙

未竟。少俟斷手卽奉寄。但恐抱膝長嘯人。不讀此等俗生鄙儒文字耳。社中諸友朋坐夏安穩。山閒想見虛涼。無城市歊煩之氣。此所授之次第。亦可使聞一二乎。可與立者。未可與權。願明者之審此也。

病中不能整理別頭項文字。閑取舊書諷詠之。亦覺有味。於反身之功。亦頗有得力處。他亦不足信也。示諭見予之意甚厚。然僕豈其人乎。明者於是乎不免失言之累矣。震之九四。向來顏魯子以納甲推賤命。以爲正當此爻。嘗恨未曉其說。今同甫復以事理推配。與之暗合如此。然則此事固非人之所能爲矣。附託之戒。敢不敬承。然其事之曲折。未易紙筆旣也。叔昌所云。初實有之。蓋意老兄上未及於無情。而下決不至於不及情。是以疑其未免乎此。今得來諭。乃知老兄遂能以義勝私。如此眞足爲一世之豪矣。而區區妄意所謂淺之爲丈夫者。又以自愧也。武夷九曲之中。比縛得小屋三數間。可以游息。春閒嘗一到。留止旬餘。溪山回合。雲烟開斂。旦暮萬狀。信非人境也。嘗有數小詩。朋舊爲賦者亦多。湮穴無人寫得。後便當寄呈求數語。韓文亦許爲作記文也。此生本不擬爲時用。中閒立腳不牢。容易一出。取困而歸。自近事而言。則爲廢斥。自初心而言。則可謂爰得我所矣。承許見顧。若得遂從容此山之閒。款聽奇偉驚人之論。亦平生快事也。但聞未免俯就鄉舊。正恐自此騫騰未暇。尋此寂寞之濱耳。策問前篇。鄙意猶守明招時說。後篇極中時弊。但須亦大有更張。乃可施行。若事事只如今日。而欲廢法。吾恐無法之害。又有甚於有法之時也。如何如何。去年十論大義。亦恐援溺之意太多。無以存不親授之防耳。後生輩未知三綱五常之正道。據聞此說。其害將有不可勝挍者。願明者之反之也。妄意如此。或未中理。更告反覆。幸幸。李衡公

集一本致几閒此公才氣事業當與春秋、戰國時何人爲比幸一評之早以見寄幸甚

又問答

比忽聞有意外之禍甚爲驚歎方念未有相爲致力處又聞已遂辨白而歸深以爲喜人生萬事眞無所不有也比日久雨蒸鬱伏惟尊候萬福歸來想諸況仍舊然凡百亦宜痛自收斂此事合說多時不當至今日遑頓不及事固爲可罪然觀老兄平時自處於法度之外不樂聞儒生禮法之論雖朋友之賢如伯恭者亦以法度之外相處不敢進其逆耳之論每有規諷必宛轉回互巧爲之說然後敢發平日狂妄深竊疑之以爲愛老兄者似不當如此方欲俟後會從面罄其說不意罷逐之遽不及盡此懷也今茲之故雖不知所由或未必有以召之然平日之所積似亦不爲無以集衆尤而信讒口者矣老兄高明剛決非吝於改過者願以愚言思之紬去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而從事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則豈獨免於人道之禍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源正本爲異時發揮事業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荷相與之厚忘其狂率敢盡布其腹心雖不足以贖稽緩之罪然或有補於將來耳不審高明以爲如何悚仄悚仄

又與陳同甫問答

人至忽奉誨示獲聞卽日春和尊候萬福感慰幷集且聞葺治園亭規模甚盛甚恨不得往同其樂而聽高論之餘也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閒燕子飛只是富貴者事做沂水舞雩意思不好亦不是躬耕隴

畝抱膝長嘯底氣象卻是自家此念未斷便要主張將來做一般看了竊恐此正是病根與平日議論同一關捩也二公詩皆甚高而正則摹寫尤工卒章致意尤篤令人歎息所惜不曾向頂門上下一針猶落第二義也君舉得郡可喜不知闕在何時正則聞甚長進比得其書甚久不曾答得前日有便已寫下而復遺之今以附納幸爲致之觀其議論亦多與鄙意不同此事儘當商量俱卒乍未能得相聚便得相聚亦恐未便信得及耳座右銘固知在所鄙棄然區區寫去之意卻不可委之他人千萬亟爲取以見還爲幸自欲投之水火也它所誨諭其說甚長偶病眼數日未愈而來使留此頗久告歸甚亟不免口授小兒別紙奉報不審高明以爲何如

誨諭縷縷甚荷不鄙但區區愚見前書固已盡之矣細讀來諭愈覺費力正如孫子荊洗耳礪齒之云非不雄辭敏捷然枕流漱石終是不可行也已往是非不足深較如今日計但當窮理脩身學取聖賢事業使窮而有以獨善其身達而有以兼善天下則庶幾不枉爲一世人耳

答陳同甫

方念久不聞動靜使至忽辱手書獲聞近況深以爲喜且承雅詞下逮鄭重有加副以蜀縑佳果吳牋益見眷存之厚顧衰病支離霜露悽惻無可以稱盛意者第增愧怍耳喫緊些兒之句尤荷高明假借之重然鄙儒俗生何足語此咏嘆以還不知所以報也熹今年夏中粗似小康涉秋兩爲鄉人牽挽蔬食請雨積傷脾胃遂不能食食亦不化中間調理稍似復常又爲腳氣發動用藥過冷今遂大病疲乏不可言丹

附乳石平日不敢向口者今皆雜進尙未見效意氣摧頹如日將暮恐不得久爲世上人矣來諭衰衰讀之惘然反復數過尙不能該其首末蓋神思之衰落如此況能相與往復上下其論哉向來讀書頗務精熟中間亦幸了得數書自謂略能窺見古人用心處未覺千載之爲遠然亦無可告語者時一思之以自笑耳其間一二有業未就今病已矣不能復成書矣不知後世之子雲、堯夫復有能成吾志者否然亦已置之不能復措意閒也只今日用功夫養病之餘卻且收拾身心從事於古人所謂小學者以補前日粗疎脫略之咎蓋亦心庶幾焉而力或有所未能也同甫聞之當復見笑然韓子所謂斂退就新懦趨營悼前猛者區區故人之意尙不能不以此有望於高明也如何如何此外世俗是非毀譽何足挂齒牙間細讀來書似於此未能無小芥蔕也大風吹倒亭子卻似天公會事發彼洛陽亭館又何足深羨也嘗論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孟子固未嘗不畏大人但藐其巍巍然者耳辨得此心卽更掀卻臥房亦且露地睡似此方是眞正大英雄人然此一種英雄卻是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血氣麤豪卻一點使不著也伯恭平時亦嘗說及此否此公今日何處得來然其於朋友不肯盡情亦使人不能無遺恨也抱膝吟久做不成蓋不合先寄陳、葉二詩來田地都被占卻教人無下手處也況今病思如此是安能復有好語道得老兄意中事耶承欲爲武夷之游甚慰所望但此山冬寒夏熱不可居惟春煖秋凉紅綠粉葩霜清木脫此兩時節爲勝游耳今春纔得一到而不暇宿秋來以病未能再往職事甚覺弛廢若得來春命駕當往爲數日款也但有一事處之不安不敢不布聞私居貧約無由遣人往問動靜而歲煩遣介

存問生死。遂爲故事。既又闕然不報。而坐受此過當之禮。雖兄不以爲譴。而實非愚昧所敢安也。自此幸損此禮。因人入城時。以一二字附叔度、子約。俾轉以來。亦足以道情素。不爲莫往莫來者矣。如何如何。

又答陳同甫

熹衰病如昨。不足言。但所見淺滯。只是舊時人。承諭正則自以爲進。後生可畏。非虛言也。想已相見。必深得其要領。恨不得與聞一二。然自度愚暗。於老兄之言。尙多未解。政使得聞決是曉會不得。如前書所報一二條。計於盛意必是未契。又如今書所諭過分不止之說。亦區區所未諭。如僕所見。卻是自家所以自處者。未能盡絕私意之累。而於所以開導聰明者。未盡其力爾。故夫以五陽之盛而比一陰。猶欲決之。故其繇曰揚於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卽戎。利有攸往。蓋雖危懼自修。不極其武。而揚庭孚號。利有攸往。初不顧後患而小卻也。拙詩前已拜稟。大字固當如戒。但恨未識錢君。不知其所謂正與大者爲何如。未敢容易下筆也。來詩有大正志學之語。逢時報主。深悉雅志。此在高明。必已有定論。非它人所得預。然所謂不能自爲時者。則又非區區所敢聞也。但願老兄毋出於先聖規矩準繩之外。而用心於四端之微。以求乎兌公之所樂。如其所以告於巍巍當坐之時之心。則其行止忤合。付之時命。有不足言矣。就其不遇。獨善其身。以明大義於天下。使天下之學者。皆知吾道之正。而守之以待上之使令。是乃所以報不報之恩者。亦豈必進爲而撫世哉。佛者之言曰。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而杜子美亦云。四鄰未耜出。何必我家操。此言皆有味也。夫聖賢固不能自爲時。然其仕久止速。皆當其可。則其所以自爲時者。

亦非它人之所能奪矣。豈以時之不合。而變吾所守以徇之哉。

自聞榮歸。日欲遣人致問。未能。然亦嘗附鄰舍陳君一書於城中轉達。不知已到未也。專使之來。伏奉手誨。且有新詞厚幣佳實之貺。感紉不忘之意。愧汗亡喻。然衰晚病疾之餘。霜露永感。每辱記存。始生過爲之禮。秖益悲愴。自此告略去之也。比日秋陰。伏惟尊候萬福。熹既老而病。無復彊健之理。比灼艾後。始粗能食。然亦未能如舊。且少寬旬月未卽死耳。新詞宛轉說盡風物好處。但未知常程正路。與奇遇是同是別。進御與不進御。相去又多少。此處更須得長者自下一轉語耳。老兄志大宇宙。勇邁終古。伯恭之論。無復改評。今日始於後生叢中。出一口氣。蓋未足爲深賀。然出身事主。由此權輿。便不碌碌。則異時事業亦可卜矣。但來書諸論。鄙意頗未盡曉。如云。無動何以示易。不知今欲如何其動。如何其易。此其區處。必有成規。恨未得聞其詳也。又如二者相似而實不同處。亦所未喻。若如鄙意。則須是先得吾身好。黨類亦好。方能得吾君好。天下國家好。而所謂好者。又有虛實大小久近之不同。若自吾身之好而推之。則凡所謂好者。皆實皆大。而又久遠。若不自吾身推之。則彌縫掩覆。雖可以苟合於一時。而凡所謂好者。皆爲他日不可之病根矣。蓋修身事君。初非二事。不可作兩股看。此是千聖相傳正法眼藏。平日所聞於師友而竊守之。今老且死。不容改易。如來諭者。或是諸人事宜。非老僕所敢聞也。不知象先所論。與此如何。向見此公差彊人意。恨未得款曲盡所懷耳。

熹所遣人。度月半前後到都城。不知歲前便得歸否。但迂滯之見。書中已說盡。自看一過。亦覺難行。次第

八九分。是且罷休矣。萬一不如所料。又須別相度。今亦不可預定耳。來教所云。心亦慮之。但鄙意到此轉覺懶怯。況本來只是閒界學問。更過五七日。便是六十歲人。近方措置種得幾畦杞菊。若一腳出門。便不能得此物喫。不是小事。奉告老兄。且莫相攛掇。留閑漢在山裏咬菜根。與人無相干涉。了卻幾卷殘書。與村秀才子尋行數墨。亦是一事。古往今來。多少聖賢豪傑。韞經綸事業不得做。只恁麼死了。底何限。顧此腐儒。又何足爲輕重。況今世孔、孟、管、葛自不乏人也耶。來諭恐爲豪士所笑。不知何處更有豪士笑得。老兄勿過慮也。

附錄葉水心先生文集

祭陳同甫文

嗚呼同甫氣足蓋物力足首事天所畀也執可抑制以智開物以機動事學而得之又相比攷載書以來糾結披籍解剝闔闢遇其殊特著於詞章無後無前啓蟄滌醒獨爲時先補空續高扶英植豪探海取鼇惟已所操回視世人磨細研精俯墨仰繩用影律形視人而行服勞終身俎豆儻列我漫一奏韶壞雅闕嗚呼同甫絕代之寶衆豈同美抵擲棄捐亦其常理子重受禍嘻又已甚寓矢以攻殺者無禁脫廷尉械爲進士頭天子第之始莫我尤謂天弗省天乃終定謂天既定而弗永命嗚呼同甫心事難平龍光易滿萬世之長一朝之短余蚤從子今也變衰子有微言余何遽知畏子高明痛子憔悴鑄磋無勇和隨有罪子不余謬懸俾余銘且曰必信視我如生嚮昔之言余不敢苟哀哉此酒能復飲否

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

志復君之讎大義也欲挈諸夏合南北大慮也必行其所知不以得喪壯老二其守大節也春秋戰國之材無是也吾得二人焉永康陳亮平陽王自中亮字同甫童幼時周參政葵請爲上客朝士白事參政必指令揖同甫因得交一時豪俊盡其論議隆興再約和天下欣然幸復蘇息獨同甫持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著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後十年同甫在太學睨場屋士餘十萬用文墨少異雄其間非人傑也棄去之更名同復上書至再天子始欲召見倖臣恥不詣已執政尤不樂復不報又十年親至金陵視形勢復

上書陛下試一聽臣用其喜怒哀樂之權鼓動天下上顧內禪決矣終不報繇是在庭交怒以爲惎狂前此鄉人爲譙會末胡椒特置同甫羹胾中蓋村俚敬待異禮也同坐者歸而暴死疑食異味有毒已入大理獄矣民呂興何北四毆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諭監司選酷吏訊問數歲無所得復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直其冤得免未幾光宗策進士擢第一既知爲同甫則大喜曰朕親覽果不謬授建康軍簽判同甫雖據高第憂患困折精澤內耗形體外離未至官病一夕卒哀哉葬家側龍窟馬鋪山世所謂陳龍川也自中字道甫岸谷深厚山止時行所歷雖知名勝人或官序高重逆占其無憂當世意直嬉笑視不與爲賓主禮一日赴丞相坐有餽鹿至請賦之韻得方字搖膝朗唱曰世間此物多謂馬寶匣還宜出上方相慘愠亟入復出出入數四客皇恐不自得道甫神色不異飲啖自若以此甚不悅於流俗乾道四年議遣歸正人伏麗正門爭論且曰今內空無賢外虛無兵當網羅英俊廣募忠力爲中原率坐斥徽州每應試皆陳實策無一語類時文或笑曰此劄子也然竟亦得乙第中書舍人王藺薦於上藺上所厚得召對上壯其貌親其言改官爲籍田令又使舉其所知將用矣以諫官蔣繼周疏罷上徐悔差通判郢州道知光化軍還朝光宗曰壽皇以卿屬朕姑爲郎相伴乎公謝臣已累壽皇不敢復累陛下固請知信州復召以王恬疏罷知邵州以謝原明罷知興化軍以高文虎罷是其人之於二公非有睚眦激發之憤膚奏嗜螫之苦也相傳以嫉望風而忌爾然二公自料苟其人志不復君之讎慮不足絜諸夏合南北固不與並立矣則進退離合之不相容亦其勢也然黨偏而方隅亂說勝

而白黑混、至使旁觀不敢平論、後世不能分別、又足悲夫、道甫既罷興化而死、始道甫樂仙壇山北之原、卽其葬焉、外戚擅事累世、必其危漢者劉向耳、宦官擅事累世、必其亡唐者劉蕡耳、以窮鄉素士、任百年復讎之責、余固謂止於二公而已、彼勇犯、先軫識略猶不到、公子勝、新垣衍奚繇知之、余固謂春秋、戰國之材無是也、雖然、上求而用之者也、我待求而後用者也、不我用則身藏景匿、而人不能窺、必我用則智運術展、而衆不能間、若夫疾呼而後求、納說而後用者、固常多逆而少順、易忤而難合也、二公之自處、余則有憾矣、同甫稱信州韓筋柳骨、筆硯當獨步、自謂不能及、又歎今日人材衆多、求如道甫髣髴邈不可得、蓋亦指文墨少異者言之、猶前意也、今同甫書具在、芒彩爛然、透出紙外、學士爭誦惟恐後、則既傳而信矣、道甫乃獨無有、是信而不傳也、鮑叔、管仲友也、鮑卑而管貴、美在叔也、王猛、薛強友也、王顯而薛晦、過在強也、同甫得無以死後餘力、引而齊之、使道甫亦傳而信乎、是以併誌二公、使兩家子弟刻於墓、若世出則碑陰敍焉、銘曰、

哦彼黍離、孰知我憂、竭命殫力、其爲宗周、嘉定十四年正月日、

龍川集序 見前首卷

書龍川集後

余既爲同甫序龍川文、而太守邱侯眞長刻於州學、教授侯君敏、推官趙君崇函皆佐其役費、同甫雖以上一人賜第、不及至官而卒、於是二十年矣、遺藁未輯、愈久將墜、眞長不惟收卹舊故、存其家聲、可以託

生死厲薄俗至於趯然以其文字廢興任爲已事僚友一時志同義合相與扶立俊豪魁特之緒使流風餘論猶能表見於後人蓋知古太守職業者也同甫集有春秋屬辭三卷倣今世經義破題乃昔人連珠急就之比而寄意尤深遠又有長短句四卷每一章就輒自歎曰平生經濟之懷略已陳矣余所謂微言多此類也若其他文海涵澤聚天霽風止無狂浪暴流而回漩起洑縈映妙巧極天下之奇險固人所共知不待余言也

陳同甫抱膝齋二首

昔人但抱膝將軍擁和鑾徒知許國易未信藏身難功雖愆歲晚譽已塞世間今人但抱膝流俗忌長歎儒書所不傳羣士欲焚刪譏訶致囚篧一飯不得安珠玉無先容松柏有後艱內窺深深息仰視冥冥翰勿要兩髀消且令四體胖徘徊重徘徊夜雪埋前山

音駭則難聽問駭則難答我欲終言之復恐來撓沓培風鵬未高弱水海不納匹夫負獨志經史考離合手捩二千年柔條起衰颯念烈儻天回意大須事匝偶然不施用甘盡齋中榻寧爲楚人弓亡矢任挽揩莫作隋侯珠彈射墜埃壒

余重刊龍川文集工將竣讀葉水心先生文集若干卷有祭陳同甫文、龍川集序、書龍川集後、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共四篇又題陳同甫抱膝齋吟二首檢閱龍川集序原刊已弁諸簡端其餘文三篇詩二首宜補刊以附於後益見二先生相知之深以敦夙好而徵友誼云後學鳳丹謹識

二十二世孫陳坡跋

公世居永康之前黃。嘗遊義烏何茂恭公之門。偉其品學。妻以兄女。有丈夫子五。第四子肇十八府君諱煥。徙居義邑繡湖之濱。生次子諱林。登宋嘉定進士。任都昌令。子姓蕃衍。稱上市陳。實坡西門一派所由始也。公集在永康向有刻本。板凡數易。嘗覓得三種。惟得於金郡者刻最工。而訛舛處則皆仍其舊。茲特商本派而重梓之。其訛舛之顯然者。與派孫新奏略爲訂正。內有脫句。苦無善本可對。及閱朱文公集有附刻公原作。始知落去十字。卽從旁添註。以完文義。其見於他集者。補刻數篇。如金華書目所載毛晉跋本有詞七首。從黃昇花菴詞選採入。語多纖麗。或疑贋作者。概從略焉。至朱子經濟文衡及全集有與公問答文十餘篇。則爲增刻附後。與原集呂成公答書並存。足見公當日雖與諸公各行其是。而仍不廢往復講明。無所爲門戶之見也。刻成。略記緣起於簡末。時道光二十九年嘉平月。

月樵都轉提舉崇文書局。柏心亦預讎校。暇語都轉曰。陳龍川先生者。公鄉人也。兵後遺集猶存否。都轉曰。燬於兵燹矣。柏心家有二藏本。一爲明刻。一爲國朝道光時刻。乃取授都轉合二本校之。字畫舛誤。悉爲刊定。遂繕寫重刻。夫龍川先生天下士也。以豪傑而有志聖賢。坎壈不遇。乃用文章顯。雖閱百世。其光芒魄力。如雷霆虹電。猶揮霍震爍於霄壤。都轉之汲汲刊行。非獨以興起鄉人。又將使天下俊偉雄傑之士。讀其書而慷慨奮發。遺棄委瑣卑陋。卓然思自躋於高明光大之域。則其有功於人心學術也。豈淺鮮哉。刻成。屬柏心紀其事。附諸末簡。同治戊辰秋仲。監利王柏心跋。

龍川文集辨譌考異卷上

卷一

宋史本傳

戕。明本誤戕。下皆改。安坐而盈者。明本誤而虛。戒懼之不可以怠。【左傳】亦作怠。以禮義廉恥。明本作義理。宋史義禮。纘湖本作義。則欲籍天下之兵。明本籍誤藉。纘湖本同。今據宋史作籍。【按】史記蕭何世家。高祖入關。何獨先走丞相府。收圖籍。以是具知天下戶口阨塞【又】戶籍所以書軍令。以爲彊也。明本誤纊。宋史作彊。封椿。明本誤封樁。宋史作椿。詳見下。況秦檜盡取而沮毀之。明本檜作檜。人才日以闕茸。據宋史改正。臣恐祖宗之積累。纘湖本臣恐。明本誤而恐。而鎮壓且五十年。明本且作於。纘湖本作且。移都建業。明本都作居。宋史作移都。寬其文法。纘湖本作其。服陛下之仁。明本誤以仁。纘湖本作之仁。小儒。明本誤小孺。宋史纘湖本均作懦。惟曾覿知之。明本誤曹覿。【按】宋史宦官傳。曾覿與大猷同爲建王內知客。孝宗受禪。驟遷二人官。諫議大夫。後加少保。而效見殊絕。明本作効。纘湖本作效。又囚亮父于州獄。多一子字。【按】李氏藏書本傳作乃囚亮父于州獄。與纘湖本合。似不誤。蓋亮父囚于州獄而亮則下大理耳。原心於秒忽。明本纘湖本明辨齋本秒誤杪。【按】【漢書敘傳】考【獨孤及夢遠遊賦】以一氣之杪忽。與萬化而紛揉。【白居易策問】日月代明而晝夜分。刻漏者準之無秒忽之失。爲應从禾不从手。以涵養爲正。明本正誤主。宋史爲正。授僉書建康軍判官廳公事。明本軍誤府。依宋史纘湖本改作軍。

目錄

荷堅。明本纘湖本荷誤符。【按】【晉書】其先蓋有扈氏之苗裔。世爲西戎酋長。始其家池中蒲生長五丈。五節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後洪因以戲文有草付應王【又】其孫堅背上有赤文隱起成字。日

草付臣遂改姓爲揚雄。明本楊雄。纘湖本揚雄。【按】【氏姓譜】揚雄之揚從手。【漢書】揚雄其先出自有荷氏從草不從竹。揚雄周伯僑者以支庶初食采於晉之楊因氏焉楊在河汾之間周衰而楊氏或稱侯號曰楊侯似又從木旁之楊後人楊揚通用之。鍾繇、華歆、王朗。文另一篇。目應分行。毋丘儉。明本、纘湖本均作母。【按】【唐韻】【集韻】古丸切音冠【廣韻】【集韻】古玩切音貫。說文穿物持之也。從一橫貫。象寶貨之形。又母丘地名。更記田完世家。宣公伐衛取毋丘。【註】毋音貫。毋丘。古國名。衛之邑。今作毋者。字殘缺耳。又【字彙補】【按】古音略貫高之貫音冠。本毋丘。後去丘爲毋氏。又作貫氏。魏有毋丘儉。今多呼爲父母之母。非也。據此則毋丘氏當從徙。夫切之毋。其誤已久。不可不辨。與毋母俱別。稽康。【按】【通志】云。姒姓。夏少康封子季杼於會稽。遂爲會稽氏。【急就篇】本姓奚。鉏縣有稽山。家於其側。因氏姓。改爲吳。大皇帝。目應分行。呂東萊答書。誤得。會稽王、景皇帝、歸命侯。明本、纘湖本脫皇帝歸命侯五字。今增入。送叔祖主鈞。纘湖本誤均。跋朱晦庵送寫照郭秀才序後。明本庵下多一啓字。今據纘湖本刪去。書作論法後。明本、纘湖本書作法後脫一論字。【按】十六卷篇上標題論法後脫一後字。此與跋一類。是書後也。均宜增入。謝黃正言啟。明本、纘湖本誤正言。又書目應分行。與葉丞相三。又書與勾熙載提舉一。又書與范東叔龍圖一。又書與陳君舉。均增入。又書一。今告高曾祖文。明本脫祖字。祭喻夏卿文。明本作夏喻卿。誤倒。祭辭象先內子黃恭人文。誤目錄誤王氏夫人文。陳春坊墓碑銘。纘湖本作墓記銘。錢叔因墓誌銘。明本因誤固。【按】文內作叔因。纘湖本亦叔因。

上孝宗第一書

鬱遏於腥羶。纘湖本脫於腥羶二字。依明本增入。則人道遂爲禽獸夷狄。纘湖本脫夷狄二字。依明本增入。卒於無所遇。明本、纘湖本遇誤寓。據宋史改正。當道陛下以有爲。明本誤道。河洛腥羶至而五十年之間。纘湖本脫此五字。依明本增入。皇天無親至甚可畏也。纘湖本脫此六句。依明本增入。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也。纘湖本脫此一句。依明本增入。南北未嘗通和也。明本作未嘗興兵通和也。今依宋史、纘湖本是正。是固不知勢者之論也。纘湖本脫此一句。依明本增入。而申儆之。明本申誤伸。左傳亦作申。而四方次第平定。明本無定字。今依纘湖本增入。徵澶淵

一戰。明本一誤之。繡湖本作一戰。常嚴廟堂而尊大臣。明本繡湖本大臣誤臣。今據宋史改正。別行封椿以爲富也。明本誤封椿。繡湖本作封殖。【按】【宋史】宋初有封椿錢。元祐三年改爲元祐庫。【王圻續文獻通考】宋有封椿猶今之存倉也。郡縣太輕於下。明本脫於下二字。今據繡湖本增入。方與兵財太關於上調合。臣不敢盡具之紙墨。繡湖本脫此一句。依明本增入。降爲荒落之邦。明本降爲爲多。如晨星之相望。繡湖本辰作星。士產卑薄。明本誤痺。陛下慨然移都建業。明本作建鄴。繡湖本同。【按】【宋史】作建業。【吳志孫皓傳】改秣陵爲建鄴。【陸機辨亡論】初都建業。孽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正字通】今相川鄴城【正韻】李泌封鄴侯。又姓。漢有梁令鄴鳳。鄴與業異。則建業之業應从業。以甲辰敗於澶淵。繡湖本澶淵誤澶洲。

第二書

爲天下之正論。明本爲誤於。又得以窺意嚮而效忠款。繡湖本嚮誤嚚。民主罔與成厥功。明本作民生。繡湖本作民亦作民主。惟陛下財幸。繡湖本財作裁。明本財幸古財字。與裁通。

第三書

舉江、浙、閩、廣之士。明本江浙誤浙江。【按】江江南浙浙江二省是也。如曰浙江則二省而爲一省矣。今據繡湖本改正。

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

此君天下者之所當恥也。明本也誤者。依繡湖本改也字。陛下近者以宅憂之故。至而陛下亦知其難矣。繡湖本脫此十一字。歲巡建業。明本繡湖本業誤鄴。下同。橫亙其前。明本繡湖本亙誤亘。亘音宣。【按】【說文】亘求宜也。橫亙之亙應作亙。【字典】云作亘非。石虎苻堅。明本繡湖本苻誤符。以乘王氣而用之之意也。繡湖本王誤正。惟其或失之太怯。明本誤大。快今據繡湖本改正。而亦不察其簡慢之文。明本誤不密。繡湖本同。據宋史不察。而天下其誰肯信乎。明本其誤有。據繡湖本作其誰。

卷二

中興五論序

而留神裁察。明本裁幸。今依繡湖本裁察。

中興論

以俚俗論之。明本諭之。今依繡湖本論之。

今東西彌亙綿數千里。明本繡湖本誤亘。下皆改正。無他奇變。明本奇誤。可。繡湖本乏變。奈虜人以爲天設之險。明本繡湖本作奈。誤。而均、隨信陽及光黃一切、繡湖本及光一切。明本光誤。先脫一黃字。今依繡湖本改正。精閒諜。明本諜誤。音牒。城上女牆。閒諜之諜。从言不从十。【按：韻會】堞。

四川之帥。明本帥誤師。以待鳳翔之虜。明本待誤持。今依繡湖本作待。惟陛下財幸。繡湖本裁之。明本財幸。

論執要之道

以宰天下。明本繡湖本宰誤幸。

論勵臣之道

以臨於王公士民之上。明本民士。今依繡湖本士民。

論正體之道

而嚴大臣之執守。明本職守。今依繡湖本執守。

卷三

問答一

競智角力。明本競譌竟。今依續湖本改智。豈其將以私天下哉。明本豈將將。今依續湖本改其將。未有以異於湯武也。續湖本以易。查各本以異。是也。

問答二

又豈嘗學古以從事哉。明本續湖本作常。應作嘗。

問答三

則舉世皆不復知所謂人道矣。明本舉作聖。今依續湖本作舉世。

問答四

諸公各已南面稱孤。明本已作以。今依續湖本各已。

問答六

豈不可與諸公之子孫族屬。明本脫一諸字。依續湖本增入。共執國政哉。明本國國。多一國字。今依續湖本刪去。楚屈完。明本屈元。續湖本屈完與左傳合。必使之歷歷中外。明本揚歷。續湖本作歷歷。

卷四

問答八

而一目之不精也。篇中二一目。明本上句誤一日。今依續湖本均作一目。

問答九

形勢之制。明本誤形制之勢。今依續湖本是正。蓋懼其自代也。明本自伐。今依續湖本自代。則衣非外物也。明本外事。續湖本外物是也。與下數句皆非外物也。

同。然而非高明爽塏之地，明本塏誤愷【按】說文：塏，高燥地。【左傳】景公欲更晏子之宅，請更諸爽塏者。不得而欲以爲悅。明本多此一句，續湖本脫，今依明本增入。

問答十

然後爲忠厚之極則。明本無則字，續湖本有則字，今增入。

問答十一

而賈佗曰季之徒。明本佗作他，【按】晉語賈佗，公族也，而多識以敬，【字典】佗與他同，賈佗之佗應从它。

問答十二

而可以人倫而縻之乎。明本作靡，【字典】縻、靡同，今依續湖本作縻。

卷五

光武

有物而肆其螫。明本作以物，今依續湖本有物。故且身徇燕、趙。明本、續湖本徇作狥，下皆改。耿弇。明本作景弇，據漢書耿弇，續湖本作耿弇，與漢書合。

曹公

以宰天下。明本誤以幸，今依續湖本以宰。而與吳人爭南三郡。明本誤而興，續湖本作而與。

卷六

苻堅

荷堅者。明本誤符堅。續湖本同。詳見前。

韓信

滎陽。【按】【元和志】隋開皇四年分滎陽置廣武縣。取山爲名。仁壽九年改爲滎澤。續湖本亦作滎陽。滎應從水旁。今據續湖本人作則強。明本智誤志。今依續湖本明辨齋本作智者。此雖智者。明本明辨齋本則作吾。

薛公

則洛陽失援。明本援作據。今依續湖本失援。

鄧禹

而況吾勝而彼沮。明本彼誤後。續湖本彼沮。求與復戰。明本誤賊戰。今依續湖本復戰。禹之失。明本之敗。續湖本之失。

馬援

耿舒。明本舒字。【按】一曰壺頭。明本壺頭。篇中四處同。續湖本亦誤壺。【按】後漢書地理志】武陵郡沅陵縣北有壺頭山。【又馬援傳】皆作壺頭。宜從壺。不宜從壺。充則塗夷而運遠。【按】【後漢書馬援傳】作塗夷而運遠。又耿舒與弟書曰。前舒上書。當先擊充。轑雖難運。而兵馬得用。光武必以爲可勝矣。之續湖本必作必。明本必誤。

卷七

諸葛孔明

諜間無所窺。明本諜誤牒。今依續湖本作諜。

呂蒙

有天下之深謀者也。繡湖本有誤存。則除天下之患。繡湖本除誤餘。明本則除。以伺中國之變。明本變作苦。繡湖本之變。使其攻破樊、襄陽。繡湖本樊城多一城字。惟羽一破襄陽又無城字。未免參差。仍依明本均無城字。

鄧艾

師次笮橋。明本繡湖本笮皆誤窄。【按】晉書丁未三年春三月。桓溫敗漢兵於笮橋。進至成都。【註云】笮竹索也。以竹篾爲橋而以笮爲之。在成都府城西。自古幸而成功者多矣。繡湖本矣誤也。

羊祜

此所以爲國之輔。明本無爲字。今依繡湖本增入。容有未善者。明本容未有善者誤倒。今依繡湖本是正。抗敗則西陵可得。明本更敎日西陵可得。今依繡湖本是正。

卷八

崔浩

所謂迅雷不及掩耳。明本謂作以。繡湖本所謂。則舉一國猶擣虛耳。明本繡湖本皆誤揭【安】【唐書李吉甫傳】請起兵擣三峽之虛。賊勢必分。【又西蠻傳】章皐奏南詔必襲邕管。不先防近而圖遠。恐擣虛絕糧道。

李靖

張郃追之。明本繡湖本郃誤部。【按】【蜀書諸葛亮傳】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小者至不能自立。明本自誤有。繡湖本自立。

封常清

賊軍至則斂兵不應。續湖本作賊寇。明本作賊軍。越數載而僅勦之。明本俯數載。續湖本越數載。

馬燧

請出師以討之。續湖本作濟師。明本作出師。以抗朝廷。明本作以執。續湖本以抗。一戰而北。明本戰誤載。

桑維翰

曾不少懾。明本未嘗少懾。【按】蓋涉下文未嘗資夷狄之擊援也。當依續湖本作曾不少懾。以破敬達。續湖本以誤矣。明本以破。彼其樂中州之繁華。明本彼樂其。續湖本彼其樂。

卷九

謝安比王導

端靜寬簡。明本靜作靖。續湖本作靜。【按】後文其端靜寬簡。明本亦作靜。則宜從靜字。

諸名將未輔。明本誤名勝。續湖本名將苻健、苻雄。明本續湖本均誤作符。詳見上。

王珪確論如何

太宗方奮然有運天下豪傑之心。明本脫一有字。依續湖本增入。

揚雄度越諸子

劉更生之傳五行。續湖本傳誤得。明本作傳五行。

勉彊行道大有功

此儒者之所大懼也。明本大懼。繡湖本甚懼。應從大。

卷十

詩經

願比諸君。明本繡湖本同。一作願與諸君。

周禮

自伏羲神農、黃帝以來。繡湖本黃誤皇。明本黃帝。

春秋

而能正人乎。明本而能正乎人。誤倒。依繡湖本是正。

上孝宗皇帝鑒成箴

勿俾禍起於蕭牆。明本禍誤禍。繡湖本作禍。

辛稼軒畫像贊

出其毫末。明本作豪末。繡湖本作毫末。【按】古豪字與毫通。

卷十一

策問

而寃濫之弊。繡湖本作寃濫。明本作寃濫。【按】明本寃字不誤。玩上文。獻長之大命也。及下對策民命之未易生全等句。似應作寃。

廷對

而求種藝之必生也。續湖本藝誤孽。乃五皇極之事也。續湖本事誤時。明師道以臨天下。續湖本而臨天下明本以臨。亦付以死。明本作傅。續湖本作付。盡君道以宰天下。明本宰誤幸。而窕濫之弊。而欲一日盡去其窕濫。續湖本二窕字皆誤寇。明本作窕濫不誤。方堯舜以君道宰天下。明本宰誤幸。而廢置予奪之不當。明本誤不常。今依續湖本不當。

江河淮汴

今汴渠已塞矣。明本已誤以。續湖本已塞。

量度權衡

寸爲十八。明本寸誤忖。是非數之正。明本是非正之數。誤倒。今依續湖本數之正。

銓選資格

思立法度以宰天下。明本宰誤幸。其循名責實。及夫循名責實之意。明本。續湖本均狗名。【按】【淮南子】有道之主。循名責實。承五代藩鎮之禍。明本禍誤禍。續湖本作禍。故朝廷尊嚴大臣。續湖本尊誤遵。明本尊嚴。

變文法。續湖本作法文。誤倒。及楊大年。續湖本大作太。明本作大年。凡其弊有如明問所云者。明本作此問。續湖本作明問。

制舉

誠得夫古者設制科之本意。明本多一今字。依續湖本刪去。言之緩急當於時。續湖本脫此一句。今仍明本之舊。

子房賈生孔明魏徵何以學異端

歎其前之不足爲法。明本前定。今依繡湖本前之。以一正天下之仁。明本一正。繡湖本一匡。【按】匡係宋藝祖諱。故龍川先生避改作正。仍當作正。以存其舊。

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何以獨名於漢唐

以供奉宣帝寬大之政。明本作先帝。繡湖本宣帝。欲揭其君於三代之隆。明本三代之際。繡湖本之隆。而第五倫、李固之徒。明本作季固。繡湖本李固。【按】後漢書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郃之子也。

卷十二

三國紀年序

魯用天子之禮樂。明本天下。故樂與三家共墮之。繡湖本墮誤隳。共墮。孔子之用奈何其不終哉。明本作孔子之不用奈何其終哉。今依繡湖本是正。明本作彼是。彼是不嫌同體也。繡湖本彼其。

閏統法正

天下方亂。明本天子。

齊王

皆專競於世。明本繡湖本均專兢。【按】競爭也。強也。兢敬也。戒慎也。宜從兢。袁渙。明本繡湖本均作煥。【後漢書】【三國志】並作渙。【按】

吳大皇帝

以徐、豫、幽、青屬吳。明本屬誤寫。繡湖本作屬。不誤。

呂東萊答書　明本答誤得。依繡湖本是正。

王者之不作。明本脫一不字。依繡湖本增入。今及此暇時序次裒集。繡湖本時誤不字連下讀非是。仍依明本。

卷十三

高士傳序

仕有定時。明本仕誤士。竊有慕焉。明本繡湖本作切。切古本通。今從竊。

忠臣傳序

世例是非於成敗。明本列誤立。繡湖本世例。

義士傳序

其民之姓氏。嘉靖本民誤名。繡湖本之誤與。今改正。

謀臣傳序

則豈可不以謀而力烏用哉。明本烏誤爲。論漢以來。明本已來應作以來。

辯士傳序

使而不失辭。明本失辭繡湖本失亂。【按】左傳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又】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捭闔而鉗制之。明本捭誤押。【按】戰國時蘇秦學捭闔攏縱之者開也。明本賢誤慶。以比古之賢使。繡湖本賢使。

中興遺傳序

胡爲喜言此等狂生。繡湖本喜誤余。此等誤其人。今依明本改正。

卷十四

春秋比事序

嘗爲婺之校官。明本校誤較。繡湖本校官。

類次文中子引

稱其書勝荀、揚。明本、繡湖本作揚。詳見前。

龍川文集辨譌考異卷下

卷十五

送韓子師侍郎序

不敢以聞。繡湖本誤不取。

送邱秀州宗卿序

使之各有其力。明本作力其力。今依繡湖本有其力。

送徐子才赴富陽序

隨所遇而嘗有餘。明本所寓。繡湖本所遇。滎陽滎。詳見前。諸儒嘗若瞠乎其後。明本瞠若二字誤倒。

送吳恭父知縣序

空所有當搏蒲一擲。明本誤作槫蒲。【按】類篇。搏蒲戲也。【晉書陶侃傳】搏蒲者牧豬奴戲耳。【晉何無忌傳】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搏蒲一擲百萬。今依繡湖本作搏蒲。均應从手。鄱瀕海。明本瀕誤蚌。繡湖本瀕海。

贈武川陳童子序

自古聖人。明本古誤吾。繡湖本自古。

後杜應氏宗譜序

同兄大五諱書。明本諱作講。繡湖本諱書。

卷十六

信州永豐縣社壇記

其旁之屋廢不復構。明本構誤講。

重建紫霄觀記明本繡湖本均脫一記字。

淺至於錙銖。明本繡湖本均誤緇。【按】【禮記】雖分國如錙銖。【南齊書】日用闚寂。雖無取於錙銖。【文賦】考殿最於錙銖。皆從金。無從糸者。

北山普濟院記

敞二門於前。明本二作三。繡湖本二門。翰林學士。明本脫一林字。今依繡湖本增入。

書類次文中子後

往往過多。明本作多過。繡湖本過多。使遣書於予。予再拜而受之。辭公謂予曰。予離席而拜。明本四予字皆誤予。今依繡湖本改正。

書文中子附錄後

文中子家世之明王道。明本作家世。繡湖本作世家。

書伊川先生春秋傳後

其例類博矣。明本作類例。誤倒。今依繡湖本作例類。

書歐陽文粹後

不能上承聖意。明本承誤求。而其味常深長於意言之外。明本作言意。誤倒。依繡湖本作意言。

書林勳本政後

而隸農出軍賦。明本隸誤穀。繡湖本。金華文徵均作隸農。

題喻季直文編

便如茂恭在日。明本日誤目。繡湖本承日。

書作論法後一後字今增入。明本脫。繡湖本脫一然字。今依繡湖本增入。

而自然典麗。

卷十七

誦仙歌

看白餐雪水底眠紫煙。明本繡湖本均作飡。【按】【說文】餐或从水作湌。後人譌肴作食。【又】餐豈特文章爲足法。明本惟足法。繡湖本可爲足法。【永康縣志藝文】作餐。不作飧。【永康縣志藝文】爲足法。

三部樂

開弦。明本脫一字。繡湖本骨空一字。闕疑再補。

念奴嬌

勢成寧問彊對。明本。纘湖本均作彊。【按】【吳志陸抗傳疏】今臣所統千里。受敵四處。外禦彊對。內懷百蠻。【蘇軾詩】安排詩律追彊對。應從彊。

阮郎歸

願祝屆期頤。明本屆作屆。纘湖本作屆。【按】屆字。豪無此字。玉篇。屆音由。穴也。【正字通】卽屆字之譌。說文从尸从出。【正字通】云。顧俗頤字。期頤之頤。從臣從頁。

祝英臺近

百年忘了旬頭。纘湖本白頭。明本旬頭。【按】旬字不誤。下闋世間萬竇都成。都字平聲。題下小註六月十一日送葉正則如江陵。旬頭蓋謂十一日也。

卜算子

悄靜菊花天。明本悄作誚。纘湖本悄靜。頂戴御袍黃。明本戴譌載。纘湖本頂戴。

賀新郎

把當時一樁大義。明本。纘湖本均作樁。非。應作樁。天地洪爐誰扇鞴。纘湖本作鞴。【按】鞴。【廣韻】【集韻】【正韻】均音步鞴【玉篇】滂故切。音步。又音簿。伏又音步鞴。

垂絲釣

景物漸幽。明本景譌暑。纘湖本景物。

洞僊歌

是鵾鷄搏空。明本。纘湖本均作搏。【按】【唐明皇詩】三年初擊浪。九萬欲搏空。杜甫詩亦未搏空上九天。據此作搏非。

祝英臺近

同樣霏微。明本。纘湖本皆作全。同俗字。

三部樂

爭看搏空霜鶻。明本繡湖本誤作博空。前調搏此調搏誤博皆非應从搏。

謝陳參政啓

陳善閉邪。明本閉誤閑【按】【孟子】陳善閉邪謂之敬。

謝趙同知啓

宥密本貞。明本繡湖本貞誤兵。

謝黃正言啓

剽銳何如。明本銳誤說。繡湖本剽銳【按】范成大詩牙門列校俱剽銳檄與河邊禿髮知。

謝楊解元啓

立制莫踰於今密。明本繡湖本莫誤美。而豪傑之氣漸以拘。明本漸誤曉。繡湖本作漸。顧脫俗之無階。明本俗誤父。繡湖本脫俗。

卷十八

賀周丞相啓

足以流轉墨客。蜀本轉作傳。明本繡湖本均作轉。

謝罷丞相啓

所當明辨於十目之嚴。明本誤十日。【按】【大學】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會適洪私。明本洪私。繡湖本洪慈。【按】唐章懷太子【請修書表】伏乞俯從微願。特降鴻私。【沈

既濟枕中記】過蒙殊奬特　秩鴻私【廣韻】洪通作鴻。

謝葛知院啓

敭歷班行。明本作揚歷。續湖本作敭歷。

謝曾察院啓

隨乃塵凡。明本作隨。續湖本作墮。【按】【後漢書崔駰傳】隨時之宜。道貴從凡。【注】老子曰。和其光而同其塵。故言道貴從凡。且玩其文義。亦應從隨。姓字何干朝宁。明本宁誤著。續湖本朝宁。【按】【禮記】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厚祿誤人。明本作故人。續湖本誤人。

卷十九

與王丞相

而未嘗自言。明本自誤白。續湖本白言。章聖皇帝。明本皇作王。依續湖本皇帝是也。天下有事故難量之識。明本識作彥。成化本作識。亦不宜久在掌故。明本故誤固。續湖本掌故。【按】【史記龜策傳】因襲掌故。未遑講試【又邱遲謝表】非除都養之勤。豈通掌故之業。應從故。

與韓無咎尚書

而尚書撫存數載。明本數誤教。續湖本數載。

與徐大諫

不顧反汗之小嫌。明本汗誤浮【按】【漢書劉向傳】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之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是反汗也。【宋史歐陽修代謝啓】明命已行。固無容於反汗。而欲塞沸騰之公議。明本沸誤涓【按】【詩】百川沸騰。【吳都賦】濆薄沸騰。寂寥長邁。

與章德茂侍郎又書二

又妻孥更番病。明本更作皆。文恬武嬉。明本嬉作熙。【按】韓愈平淮西碑相臣將臣文恬武嬉

又書三

義勇八千。纘湖本千誤十。明本八千。所謂癡人自相惜。明本纘湖本惜誤借。【按】宋書江智淵傳父愐安太子中庶子。上每酣宴輒語辱羣臣使自相嘲訐謇使王愐朗嘲戲其子景文智淵正色曰愚不宜有此上怒曰江愐安癡人癡人自相惜智淵伏席流涕由此恩寵大衰。亮乃事尚墮危機。纘湖本作尚。如何收煞。收殺依纘湖本作收煞。

又書四

東西敫歷。明本作場歷。纘湖本作敷歷。

與呂伯恭正字又書三

而執寸莛以撞萬石之鐘者。明本纘湖本均作寸挺。【按】前漢東方朔傳語曰以筦闚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鐘【又韓愈詩】有如寸莛撞巨鐘應從莛。

與林和叔侍郎

亮親見坡爲亮言如此。纘湖本作以爲言如此。仍依明本爲亮言如此。

復樓大防郎中

郎署多暇。明本署作滀。今從慶福當需此時。明本福作幅。纘湖本作福。天已與奪之。明本天誤大。今依纘湖本改正。反以求死爲快肥。明本快脆。纘湖本快噦。【按】字典脆俗肥字。【唐韻】【集韻】【韻會】肥此芮切音彗。管子事語篇無委致肥。閻城肥致衝【註】肥不堅也。又博雅肥欲也。又【集韻】促絕切音蹙。又蒼沒切音猝。纘湖本作臆非。

台閎問福。明本作幅。繡湖本作福。

復陸伯壽

不如早與一死爲快胞也。明本快脆。繡湖本快活。誤。詳見上。

復杜伯高

齊一變而至於魯。明本魯誤楚。欽羨之餘。明本餘誤休。繡湖本之餘。以當世道之亨。明本亨作事。繡湖本之亨。

復杜仲高

然衆力又何足以遏方至之川哉。明本哉作也。繡湖本川哉。

復呂子約

庶幾成一不刺人眼也。明本作一成。誤倒。今依繡湖本是正。

卷二十

壬寅答朱元晦祕書

日逐且與後生尋行數墨。繡湖本且誤日。今依明本作且。

又書

加以天作旱勢。明本天誤大。繡湖本天作。黃公揭耙歸之說。明本耙誤掐。依繡湖本是正。文恬武嬉。明本誤武。熙。詳見前。四千七百文一石。明本石作碩。今依繡湖本作石。又困於諸生點課。明本困作因。區區尙須續具寄。繡湖本具寄。

又癸卯通書

亮方整頓室宇。明本頓誤煩。纘湖本整頓。

又甲辰答書

所謂櫂歌者。明本纘湖本均擢歌。【按】韻會【正韻】櫂。音濁。【說文】引也。【廣韻】抽也。出舟楫。【韻會】短曰棹。長曰櫂。【楚辭九歌】桂櫂兮蘭槳。應从木。不从手。便喊一響。明本響誤鮪。依纘湖本是正。皆其虛影也。明本影形。誤亦可以招禍。明本招昭。誤原心於秒忽。誤處本秒忽。明本纘湖本二秒字均誤杪。要得心膽盡露。明本露誤靈。纘湖本作露。【按】後漢書郎【顗傳】臣生長草野。不曉禁忌。披露肝膽。書不擇言。又【司馬光疏】臣之寸心。無由披露。不是屈頭肩大擔底人。明本擔誤檐。

與朱元晦祕書

頹然未嘗自辭。明本頹誤頑。堂後爲宁廊一間。明本作宁。廊。纘湖本作宇。廊。無分當得此教耳。六大字不敢強。明本耳誤十。以十六大字連下讀。今本係耳字。脊非關飣餖合以成。明本作餖飣。纘湖本作餖飣。【按】【韻府郡經詩】中原有奇才。嗣據纘湖本增入。高牀大枕而死。明本大枕作枕。枕纘湖本大枕。

卷二十一

與葉丞相

特愛忘分。明本脫一分字。今依纘湖本增入。

辨正邪以立大計。明本邪誤邪。

與周丞相

亮忭甚。明本作忭甚。繡湖本作仆。

與辛幼安殿撰

始聞作室甚宏麗。明本始誤如。繡湖本作始聞。

與張定叟侍郎

想其遺烈。明本想作惄。【按】惄。【集韻】作弄切。音總。倥傯也。連上讀而志實未泯。惄亦難解。今依繡湖本作想。

與彭子壽祭酒

治之於漸積。明本繡湖本積誤漬。玩上文有漸有積。應從積。

與吳益恭安撫

不可當吾世而失諸侯。明本而誤面。繡湖本而失。亮已爲枯木朽株矣。明本朽誤杇。繡湖本朽株。便爲文法所縛。明本便誤使。繡湖本作便。小小起伏。繡湖本小小伏起。願且安之。繡湖本願且安之。今仍明本之舊。

與陳君舉

但隨分溷過。明本溷誤滾。祇足以致人之服耳。明本服誤伏。繡湖本作服。

又書

甚恨然也。明本恨誤恨。續湖本甚恨。

與石應之

夏秋而建業。明本續湖本業作鄴。建業之業無㔾旁。訂見前。使之拽匙亂著。明本拽作曳。續湖本作拽。

復吳叔異

將藉之以與百世爭豪。明本藉誤籍。續湖本作藉。

復張好仁

遂有建業之役。明本續湖本業誤鄴。

復喻謙父

近世之競爽者。明本競誤兢。

卷二十二

告先聖文

豈能出規矩準繩之外哉。明本哉誤乎。續湖本作哉。

祐順侯祈雨文

而非神之心也。明本神誤人。續湖本作神。

祭同參政文

人用惰安。明本惰誤情。續湖本惰安。人事猶有遺恨。明本事誤士。續湖本人事。

祭張師古司戶文

刃愈割而不頓。明本刃誤忍。續湖本作刃。欲困我於鞫訊。明本。續湖本皆作鞠。【安】鞫。【說文】鬻鞫也。【爾雅釋言】鞫。稚也。【衛康王之誥】無遺鞫子羞。鞫。【說文】窮理罪人。【玉篇】問鞫。【詩大雅】鞫哉庶正。應從言。不從米。

卷二十三

祭王永康文

視此歸櫬。明本櫬誤磔。

祭鄭景元提幹文

卯首伸眉。明本作卬。續湖本作昂。【按】【漢書司馬遷傳】卬首信眉。論列是非。卬同昂。信同伸。

祭何子綱文

動不與共。明本。續湖本共作其。應作共。酹斗酒於隻雞。明本酹誤酌。【按】酹音頰。【玉篇】以酒祭地也。【廣韻】以酒字。音儻。酬賓酬酢之酬。從酹非。

祭陳肖夫文

予教嬰孩。予作子。明本。續湖本皆誤。

卷二十四

祭石天民知軍文

歸未弛擔。明本繡湖本擔誤檐。【按】【洛陽伽藍記】東平王景遷命江左。明帝請歸國。拜侍中義陽王。謂曰。往雖弛擔爲梁。今便言旋。瞬下。有志有節。能始能終。又【春渚紀聞】張道人。福州人。以樵採爲給。一日。樵歸於山道。遇二道人對弈。道人弛擔就觀。【左傳】弛於負擔。

祭金伯清父文

若伯清者。明本清誤夷。

卷二十五

祭林和叔母夫人文

孰不盡然。明本作盡。繡湖本作盡。今仍繡湖本之盡。【按】疑作藎然。

祭錢伯同母碩人文

所居而安。明本安作居。今依繡湖本而安。

祭鄭景元母夫人文

越仲子之鷹揚。明本鷹誤膺。【按】【詩經】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漢志】【曹洪傳】以前後功拜鷹揚校尉。【班固燕然銘】鷹揚之校。蝥戾之士。於終必稱。明本稱誤稱。繡湖本改正。

祭李從仲母夫人文

尙時日之可考。明本考誤攷。繡湖本作考。

祭郭伯瞻母夫人文

適合其當。明本其作於。纘湖本其當。

卷二十六

吏部侍郎章公行狀

爲田一萬畝者。明本作一萬田。纘湖本一萬畝。今死無恨矣。明本無恨。纘湖本無憾。兩浙西路。明本兩誤西。纘湖本兩浙。

卷二十七

宗縣尉墓誌銘

當虜入長驅。明本入誤人。纘湖本作入。于男二人楷林。明本林楷誤倒。纘湖本楷林。

陳性之墓碑銘

閱然如無人聲。明本。纘湖本閱誤聞。所謂不以存亡爲解者。明本存誤在。纘湖本存亡。而譜牒之相通。明本。纘湖本牒誤諜。【按】諜。【說文】軍中反閒也。【玉篇】伺也。牒。【廣韻】書板曰牒。【玉篇】譜也。太史公自序。取之譜牒。

錢元卿墓碣銘

非賓客商賈之所奔湊。明本。纘湖本皆从湊。【按】【韻會】【玉篇】皆从水。不从氵。

方元卿墓誌銘

譜牒之不明久矣。明本。纘湖本牒誤蝶。不求甚美。明本美作義。纘湖本甚美。

孫天誠墓誌銘　脫一誌字。依目錄增入。

於其衡也。明本衡誤衝。續湖本作衡。翻然欲與之爭鋒。明本鋒誤而。續湖本爭鋒。因曹氏之纂。明本纂誤纂。

周叔辯夫妻祔葬墓誌銘

而衣食財取足。續湖本脫一財字。今依明本增入。

卷二十八

陳春坊墓碑銘

婺州準備將劉幏。續湖本誤作婺州準備幏劉將軍。今天子龍飛之六十日。明本之龍飛誤倒。今依續湖本是正。

金元卿墓誌銘

而必欲知辛勤起家之不易。明本之起家誤倒。今依續湖本是正。

喻夏卿墓誌銘

我死非陳子莫銘我也。明本死誤兒。依續湖本是正。

錢叔因墓誌銘

張栻。明本續湖本栻皆誤拭。嘗以事爲人紿錢三十萬。續湖本紿誤給。【按】給。音殆。【玉篇】疑也。欺也。【史記高祖紀】乃紿爲謁曰。【註】詐也。明本作給。不誤。

卷二十九

商夫人陳氏墓誌銘

果足願乎。明本果誤未。續湖本作果。

韋婿胡氏墓誌銘

其姑殊愛之。鐘明本殊誤妹。余使歸具石而次所聞焉。明本具誤其。鐘湖本具石。余愛其可與共學者也。明本可以。鐘湖本可與。

卷三十

何夫人杜氏墓誌銘

帥其四弟。明本帥誤師【按】帥與率同。鐘湖本作帥。

戊辰十月。龍川文集刊刻成書三十卷。附呂東萊。葉水心二公贈答諸篇於後。校原本者蕭金門刺史良駒。校繕本者王仲珊茂才樹之。閱六月而告成。雖經同人研究再三。余心猶耿耿。未敢公諸同好。自秋仲至冬初。公餘之暇。反覆推求。漏至三下。秉燭搜尋。得味外味。集中遇廟諱御名聖諱。並恪遵國朝體例。敬謹缺筆。凡各本訛舛。有歧異者。有從同者。復檢經史羣書。暨各集之可考證。以理之最長者折衷之。明本有脫略之字舛錯甚多。繡湖本道光二十九年重刊。陳東屏司馬因刻是書。覓得三種。惟得於金華者爲最工。其錯誤略爲訂正。明辨齋本長沙余氏所刻。採選稀少。合觀諸本。亥豕魯魚。層見疊出。而俗字梵如。尤宜糾正。是刻其顯然訛舛者。校正一二。其間深奧而湮晦者。仍從其舊。以俟世之博學者講求而質正焉。同治七年冬。鄉後學胡鳳丹謹識於退補齋。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龍川文集

附辨譌考異

六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陳亮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權所有